

外集卷第十八

集六十八

書三

與謝景山書

修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高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一作抵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狎狂失其常節接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常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術三而恥短則是自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苟

卿曰：「爭氣者不可與辨。」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欲以示人，景山不當貢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

修啓：修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修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里，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摭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最爾之質，列一作限。

於囚拘瞻望門牆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作第一書

修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
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
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
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
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
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
矣然道固不第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祿
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
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
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
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一
珍做宋版印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
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
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
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而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
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
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以前
尙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
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
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
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
人尙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尙爲未
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

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修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修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疑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片一作研在近郊數大家之間圖經以爲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敦學爲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宮儒翟一作玄儒翟先生碑翟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

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甚源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文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文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己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譏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

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
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
之態旣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
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
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
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尙可一拜見以盡區區
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某再
拜

按內翰胥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旣與刁君不
應稱文丈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胥公當考

與陳員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旣而
私有感者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

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曰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修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一作已牢

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尙有手書
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
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
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
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
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
秀才旦一作且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修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爲如
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
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
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
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

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
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尙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
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
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
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篤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
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
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
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
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
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
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
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
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

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修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爲大計旣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爲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爲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春暄千萬爲國自厚一作重不宜修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珍分宋版印

修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予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宜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修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修亦粗塞責不愧于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修今歲遠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爲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遽然閱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辯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

有馳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爲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爲謝

外集卷第十八

外集卷第十九

集六十九

書四

奉 荅宋咸書至和二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爲荅茲者人至辱書豈勝
感愧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舊學都廢
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
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
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
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
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
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爲如何尙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爲政外
自重以副所懷不宜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慶曆四年秋

修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爲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一作緩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爲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旣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尙繁伏惟爲國自重

● 答李大臨學士書

修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修在滁之二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賴在賴逾年差

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足下所得與修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修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爲宜爾此爲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修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于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修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尙不暇少留以盡修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爲恨也去年辱書于穎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爲